

石堂集

九之十一



			漢書門類
一〇冊	一二架	七四函	一〇二七五號

庫文閣内			
三三六函	一〇二七五冊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5
冊數	10 (5)
函號	316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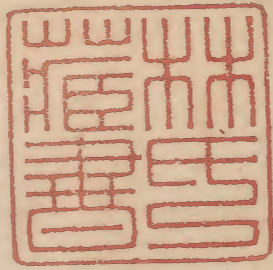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九

字義

字義序

朱寧德 陳普 尚德

予舊嘗作韓伯循字說謂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其在六經四書循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舉斗極列宿則天之全體得舉五嶽四瀆則地之全體明明於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之義則六經四書之全體可得而言矣世之知書而或不明於道不得於聖賢之心者未明於此等字義故也明於

此等字義則萬戶千門以漸開闢自當如寤之得醒矣乙巳歲樵丘叔文之仲子和仲年七七從予學每講說遇此等字必為之深論而多言之和仲每聞輒悚然察其貌若有以真契默會而自得於問答之外者雖蒙其家學源流端的淡洽是亦其所受於天者清厚與等夷異故也歲晚相別取所論之深切簡明足以脩其義者序列條分并與其他工夫門路狀形立的切要等語亦為之稍抽發開拆以附其後合凡百五十三字以授之使不忘蓋多於程正思而少於陳安卿者學患不得其門耳予其勉之由門而堂而

至吾嘗計日而待矣冬至前七日書

天

穹窿而圓者形也其實是箇輕清之氣以遠成形也其氣本深黑杳冥與日光合故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非有分畫乃其常行之節度也每度四百里一日一周天而過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三辰與日會為一年是其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繇此而命也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退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其行自東而西常斜不正夜子半後轉向地上之南晝午半後轉向地上之北皆以北極高

南極下之故也赤道北是為日行之道冬至後進向北春分後入赤道北以為暑夏至後退何南秋分後出赤道南以為寒所以成四時也以其主宰萬物故謂之帝帝即天也以其運行生物莫非道理之自然故謂之道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是也○天以日為天無日則無光明與四時也以月配之為之宅其日食者月行四時則有八道出日道其與日道交處日行適在焉而月亦適來與相遇故揜日之光而日食日而至望則其交處適與日相對月亦適來故為日所射而食日食朔月食望為此日光常有正射處

之闇虛故五星來亦死月來則食蓋日者陽之精物莫能抗故其光明四散而其正射處必黑暗月者陰之精陰每乘陽故日與親近及為所揜亦若火之遇水也然天下有道君臣無過日有當食月常避之而不食天人之際有天下者又當知也

太極

即道也一物一萬物一極至也理至此止不可損益故謂之極止有此理無以尚之故謂之太極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故為天地萬物之本而在天地萬物之前既有天地萬物則凡有定則常分而不可易

者皆太極之體也故為天地萬物之理而在天地萬物之後又凡有形者有去來生滅而其理常在天地間而不息故常洋洋乎如在其上而為萬物之主也一物一形性各有所止也萬物一未動則眾理已具於全體之中既生則不同而實相通一以貫之是也

乾

健而無息○晝夜無息四時無息萬古無息此所謂至健

坤

順而含厚○天皆通也地者順乎天者也積順故含

厚

元

乾道之全體也在時為春在人為仁

亨

乾道之流行在時為夏在人為禮

利

乾道之成萬物各得其宜也在時為秋在人為義

貞

乾道之正固在時為冬在人為智○亨之為禮也文明之盛即夏之萬物相見也貞之為智者正固則不

雜而虛明為萬物之照也

無極

太極道也以其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故謂之無極○周濂溪先生怕人將太極為塊氣者故以太極之妙示人加此二字於太極之上不過謂其無而實有有而復無形聲之可見聞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蓋文理當然非太極之上又別有一箇無極也○太極即道也可以心見而不可以目見可以心聞而不可以耳聞故謂無極

太和

天地間冲氣常常無息者也

皇極

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蓋立於天下之中事事皆盡其道之至以為四方之標準也

陰

柔順卑靜方耦小暗濁寒惡殺

陽

剛健高動圓奇大明清暑善生

剛

陽之質也在人則剛之善為強毅為果決為幹固其

惡為暴猛為強梁

柔

陰之質也在人則柔之善為溫良為恭順為慈愛其惡為巽懦為不果為諂媚邪佞

鬼神

鬼者歸也去而入於無也神者伸也來而出於有也即太極之動靜人與萬物萬事之生死去來以其能往能來則是常在虛無之中為萬物之主宰此祭祀之所由生也

神妙

神者往來出入妙而不見其跡也妙者無痕無跡無角無圭輕利神速活潑潑地也

主宰

主者為萬物之主宰裁制也裁制萬物各有制度各有當然而不可易也

造化

造謂作成化謂變無為有

化工

即主宰之謂也

變化

變者道之初動物之初生化之漸也化者物之既成道之定體變之成也

幽明

幽即鬼也去而入於冲漠杳微也明即神也來而出於光明顯著也

屈伸

猶進退也天地間一氣也屈而入於虛無為陰伸而進於盛大為陽冬至一陽生伸之初也夏至一陰生伸之極而屈之初也屈極復伸伸極必屈天地之道萬化萬物萬事之常不過如此而已

消息

消退減而向於盡也息生長而至於盛也

盈虛

生而漸滿為盈如日月自朔而望也消而漸盡為虛如月自生魄而晦也

感應

感猶觸也隨觸而動為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彼此之間二者常無窮也譬如聞人之言為感答之為應彼聞所答復為感復答我之所答復為應也○寒往是感暑來是應暑往是感寒來是應日往是感

月來是應月往是感日來是應聖人作是感萬物觀
是應用舍是感行藏是應冬夏是感裘葛是應龍虎
是感風雲是應事至物來是感處之為應處之是非
得失復為感逆順從違復為應推此則無往而非此
二字矣

孚

不言而心信也見善而感動興起心之同然故也

易

交易而化陰陽寒暑治亂死生之大體也又變易也
萬變無窮日夜相代無停止也

道

循路也天地人物日用之常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故
謂之道未有天地人物而其道已先定與人未應事
接物而其道已先具於心故以其本體而言謂之形
而上者要之既見於事物者道之用未見於事物者
道之體平常言道者但以用言聖人君子則常見其
體所以知其用之非出於作為皆性命之實也○形
而上者大意謂本無此道理安得有此物此事

理

大體謂之道以理言則有文理路脉旁行散出通達

周徧之謂也

器

道者無形之實理器者有形之實物

費隱

費用之廣也隱理之微也費猶費財之費皆道之用

廣濶而周徧也其所以然者不可以耳目見聞故為

體用

有二說一謂道之本體在有形之前其用見於有形

之後一謂道之定體見於有形之後而其妙用起於

有形之前聖人君子之體用亦然具於心為體動而

見於事為用以義制事使各得其理為體起於心為

用天之生成萬物即道之二體用也聖人之萬事即

天之萬物

德

德者得也得道於身也天得於道故為天德人得於

道故為人之德凡道之散見於日用者盡得之則為

全德得其一二三四各謂之德若全得之則其動靜

與天同而為盛德大德不可以一二名矣

行

德之見於行也

性

生而有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昧不滅之謂性仁義禮智是也生而同得於天者也有兩樣氣質之性一如男女飲食之欲一則善惡愚明之不齊男女飲食形氣之欲也善惡愚明則所稟之氣有清濁剛柔純雜厚薄故也二者皆生而然故亦不得不謂之性也○聖人則仁義禮智之性常明飲食男女之性自無不正但有善而無惡有明而無愚自賢人以下則常以其同得均具固有仁義禮智之性為主以撿其形氣之欲使不流於邪變惡以為善開愚以為明

亦惟同得固有故足以用其力也

降衷

衷合性與心又含中字而言三者合而為一者也舉陶謨之和衷即此降者賦予下民之謂

秉彝

彝者常也民之常性不息不滅若固執不舍故謂之秉彝

命

與命令之命同仁義禮智之性之道皆天使我有是也故謂之命○凡出於天者同謂之命不分人物故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明得此一字則無所不敬若君親之臨乎其上也壽夭賢愚貴賤貧富出於天亦謂之命樂天知命君子不謂命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皆謂此也

情

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孟子曰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常訓實字

心

人之知覺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發用之者也是

之謂道心又有形氣之知覺如飢則思食渴則思飲之類也是之謂人心此二者不以聖賢愚不肖皆同之○理具於心謂之性以知覺而動則為情故曰心統性情

志

心之所之如射之於的

意

心之動而有所向之初也

思

心之謀也擇善惡可否而去就之也

思

心之所在見於顏色容貌者也

慮

思之詳審畏謹而防後患者也

念

懷而不忘也

才

能也孟子不學而能之良能所謂天之降才非才之
罪不能盡其才皆是也又質也本質之所能也昏明
強弱亦所謂才如義理氣質之性不同而同謂之性

氣

人所稟受於天以為形者陰陽五行是也所以載性
與道而為之宅也充之則為孟子浩然之氣不能充
之則餒而不飽塞而不流行所以貴養也又以清濁
剛柔不齊之氣人生而遇之則為昏明強弱之質然
有性焉可以用變化之功變化得盡依然是浩然
之氣蓋理與氣常相隨而不合其分數之多少惟視
所主之強弱耳

五常

仁義禮智信五者人道之常天下萬世之常行不可易也

仁

天地生物之心也人受之以為性而具於心故曰心之德惟主生故曰愛之理愛非獨愛親愛人愛物凡作事而不忍傷道害理皆是一片愛此是天地之本天下之公故為愛之理人得此而具於心故為心之德苟有一毫傷道害理便為不仁也

義

宜之理心之制也天理散於萬事萬物各有所宜而皆具於人之心故人之心正則其處事應物無不得其宜也制者裁割之謂隨其同具之定理而為之去其過多益其不及使之各得其宜也○仁主流行故圓屬天屬陽然其慈惠豈弟又得陰之柔義主宰制故方屬地屬陰然其強毅堅定不可奪又得陽之剛

禮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尊卑上下親疎貴賤之體恭敬辭讓之心之容冠昏喪祭賓客朝廷宗廟郊社之等辨威儀也經禮三百事之大體曲禮三千即其行於各體中之曲折也節謂等辨文飾也飾其恭敬

之心又相參錯以成事皆所謂文也儀謂可觀可法則謂制度有定大抵所謂體也故曰禮者體也又曰禮以體政其理皆具於心所以動而能中其節其體本嚴而卑所以動則為恭敬辭讓之心若非此心為主則三百三千不能成也

智

知也明也見善惡識是非之謂也

信

誠實也知有此理而能行以實之使不徒知而虛其本心之良也言語之信乃其一端又凡事之是非善

惡人皆能言之而少能踐之若能踐其言而實之則雖是言語而非一端之小信矣若詩所謂貞信之教行所謂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易所謂覆公餗信如何也則亦以物理之實而言不能行之是虛其位所謂不誠無物也

四端

端頭緒也仁義禮智之性萌芽發露處也因其萌芽發露故知其中之實有猶有頭緒則可以迹其所由來也

三綱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者網之大繩衆目之所附綱舉而後目張綱正而後目齊國家天下必君父夫先正而後臣子婦隨之而正也人倫凡五等而君臣父子夫婦三者為最重三者正則無不正矣以人道而言六者當各自盡而不相待以家國天下之責而言則君正而後臣正父正而後子正夫正而後婦正自古及今蓋無不然以教之所起為重居其位者必先盡其道也忠臣孝子貞婦未嘗計君父夫之善惡予之事父尤當自盡父之是非為予者初不知也大學之教先子而後父父之責常輕子之責常重然以治道而論則君父夫皆有君道必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求臣子婦之正三綱為此而立也

五典

典常也天下萬世之常也三才人位乎中為天地心而其倫則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為天下萬世之常不可易之大經也五者正則天地間無不正矣○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五者之道簡冊所載莫大焉者也尊閣之所以尚之以為垂世立教之重器也後世以其為天下萬世之大常故因訓以為常唐虞時雖已為常尊閣之意

當猶在也

五教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親主愛義主敬別序主禮信者日會聚講習退而各行其言以相磨礪而不徒有其言也○五典五教易序卦孟子先父子中庸先君臣先父子仁為五常首孝為百行先也先君臣經世之主也

倫

類也理也各從其類各有其理尊卑大小內外等辨分數各有所止而不可有毫髮僭踰如樂之五音八

音不相奪也

孝

善事父母為百行先

弟

善事兄長○善事者盡其道而不可有一毫之疵病

智 仁 勇

三者實二智知也仁勇行也仁周備流通而無不到無障礙無欠缺勇果決而無留難也智為先者先知其善惡是非當為不當為與其分數之多寡節度之所止而後可以行也行之必無不到故仁次之然不

能自強果決則二者將皆廢故勇以成之大槩仁在中主行如身智者辨其塗轍而勇者遂其工夫也

誠

真實也全體皆天道而無他道外物之雜也雜他道外物則為偽妄而害其體必去之而後為真實也蓋為人多惑於他道外物而立名言必如此而後為真實其他皆偽妄也故曰誠者天之道非天道則皆偽妄而非誠也明此足以闕異端

誠之

未至於誠而用力以求至之賢者學者之事也

誠明

得誠之體於心則虛明無蔽而於事物無不照誠者之事也所謂誠則明文公所謂誠則無不明也擇善固執明於心知所向然後可以至於誠誠之者之事也所謂明則誠文公所謂明則可以至於誠也

在天為道在聖人為心天之生萬物惟一道而無不正其性命聖人之應萬事惟一心而無不得其義理所謂一以貫之之一誠者之事也去其雜以純其體防其間斷而常久其功此則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誠

之者之事也蔡氏咸有一德解曰不雜之謂一不息之謂一最盡天與聖人蓋純乎此而莫名其所以然賢者學者則志乎此而常加擇執之功也

上

物理之所止至此而後為盡為善為得一毫不可過不及蓋與中字意同太極皇極字亦同在人則當止其所止不及是未至其所止至其止而復不固他有所移是不止其止皆為不得其中而失其道也虞書曰安汝止商書曰欽厥止大學曰止至善其傳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文公曰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又曰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文公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物各有止是其本來分量人當知其所以至之守之聖賢之言不過謂一物一事各有天理當然之分限人處事裁物不過止於其分限而無所違則事理人道皆得而無失也

中

中者適其當然之正之謂在時則不失之先後在理則不失之過不及蓋是停當恰好行之則無不通之道雖不可以中間之中為言亦未嘗不在先後左右

過不及之中間也但以行之得不得言則中間之中
不足以形容之矣

時中

一事各有一時當其時則盡其道而無過與不及所
謂時中也坐如尸立如齊時中之小也為君盡君道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時中之大也舉一事而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在天則晝夜長短之分數四時
寒暑生物成物之節度是也

時

其義最大只是時中之時書所謂欽哉惟時亮天工
所謂動惟厥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易所
謂與時偕行欲及時也隨時之美哉大矣哉所謂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孟子所謂孔子聖之
時皆與天同行之道也五經易最大易之義時最大
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箇時三百八十四爻是三百八
十四箇時人能去其私心進退動止惟其時之當然
則萬事無不善而吉之所集矣

未發之中

即性命之全體在人心之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
也渾然天則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至正而盡善實有

而非無同得而無欠常生而不息蓋萬理之府而萬善之本也但喜怒哀樂未發時即是不必求索體認默然而自在也然惟敬而無失則常保其全靜而無傷動而不窒不然則亦漸喪失而莫知其鄉矣

洵惟敬而無失不求索等意先生已見於豫章延平看未久象谷問類

和

無所乖戾之謂即未發者之發寂然者感通施之事物無不合宜中節喜怒哀樂皆得其理而無乖戾傷害蓋又即是時中之中以其合理得宜所以謂之和

庸

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物常用不易之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明此自見異端之非

正

道之實也亦有誠字意考之是而無疑措之安而不危用之當而不悖之謂也不然則為邪徑他途非大道之共由者也

直

動而順理之謂也直指旁行入大入小惟順理之當然自然而不用其作為之私心則無往而不直也有

私心則為回曲而不直回者反從他道曲者入於偏私暗昧而去道遠直則光明正大曲則暗昧偏小坤六二之光以此

方

有常有定之謂如象西南北之方常在其位而不移也直方立不易方辨物居方皆是也矩方之方似不同然其體正靜又有廉隅不可刳是亦有定而不移者也

忠

盡心之謂也心之所知盡之而無隱也憂尚忠為下

克忠臣事君以忠孔門忠信忠恕為人謀而不忠乎左氏忠於氏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皆盡吾心之所知也中心為忠體無欠缺出於忠心則皆誠矣盡已之謂忠尤見自盡不自欺而不求於人之意

恕

推已及物也人各有心物各有理心無不同理無不定惟處之者徃徃不能忘已私也則不暇度人度物私心橫生公道不行人已物我殊而為二彼此交病不得其所恕者棄其已私而盡吾之本心度人之心與已同則以所同者公之於人所謂恕也見物之理

八石堂卷九
當如是則以所見者公之於物亦所謂恕如是則合
人已物我為一而不相害相病大學絜矩之道是也
能絜矩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有不平而吾之心
在彼此間始無愧怍此學問立身待人應物為仁之
要聖門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

敬

主一無適之謂主一者於義理之當然深見而固守
之以為主而無惑其心也無適只是無貳謂守之固
不為外物撻奪牽引而他之也祇字意亦同

恭 欽 齊 莊 肅

敬主於心達之容貌則為恭為欽恭者敬於持身接
物事上臨下欽者敬於承奉之意天理所在上命所
臨敬於承奉而不敢失墜也齊莊肅亦容貌之敬然
皆恭欽之自然能恭能欽未有不齊不莊不肅者也
肅兼有收斂凝一之意敬之之至形見也

靜

內無欲而外之應物惟理之循則動靜皆靜雖有為
亦若無為也苟為欲心私意所乘則雖乎足不動或
在寢寐之中亦無非擾擾之時矣周子曰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註云無欲故靜蓋兼動靜時言

主者以無欲為主但無欲則靜時固靜而動時亦無不靜堯舜無為禹行其所無事皆此事也○人知天動地靜不知天未嘗不靜也元亨利貞即天之靜也雖一息萬里莫非道之行未嘗有一毫之作為所謂靜也日月之運行風雲雷雨之動作人皆見其動而不知其至靜但無非時無非理而不用其心則天皆地體乾皆坤德乾以易知是也易則無作為無艱難皆靜意也

虛

一而無欲也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是也虛之至子絕四是也顏子克己所以為虛者也

實

天理之誠充足於中所謂克塞是也○虛實二字不過純乎天理之誠而無物欲之雜則謂之虛亦謂之實虛無物也實有物也無物無知誘物化之外物也有物言有物誠者物之終始是也無物故有物有物所以無物也又二者復自相反而為不善之名若志無虛邪之虛是內無所主茫然不知所向不實之名也和暗塞是物欲克實其中不虛之名也二字之相反亦二而實一蓋不虛則不實不實則不虛無物本

為善不誠無物又為惡知有物化本為惡言有物又
為善充塞本為善和暗塞又為惡弟子職方言溫恭
自虛才數句又言志無虛邪明辨之學凡此等字皆
不可以不知也

洵惟程子曰靜中須
有物始得實字意也

定

心有定向不可惑亂蓋明善見道而深知其無以加
此不可踰故也四十不惑即此

安

堯之安安夫子之恭而安中庸之安行此不思不勉

而自無不合道之安聖人之事也所若安者易之序
安土敦乎仁靜而後能安此樂天知命之安聖賢之
所同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
不愧不作無過無罪之安字一而義不同然人能用
力於後二者則聖人地位亦可馴而至矣○靜而後
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
者多不審

樂

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其之美之舉天下之物皆
不足以易之之謂也顏子不改其樂夫子樂亦在其

中之樂是也文言樂則行之孟子君子樂之與此不同論語朋來之樂孟子三樂亦微不同文公以朋來之樂與不知不愠用程子說合為一於註之末蓋只緣章內一字為註其實朋來之樂猶淺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即孔顏之樂朋來之樂亦漸有意耳

聰

聽之明也於言之是非聲之邪正不亂也聽德惟聰謂聽而能辨明於善不善也

明

視之明也於事物之是非善惡人之邪正賢否不亂

也視遠惟明謂四海之內無所壅蔽百世之後無不豫知不蔽於目前而溺於淺近也

聖

大而化無不通生知安行與天同

神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應無方其行無迹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

睿

照無不見通幽入微

睿哲

濬深也盡底窮源哲精極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
幾也極深濬也研幾哲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濬哲之功也

謀

裁處事物咸盡其理而底於成也人謀鬼謀皆是裁
處事物鬼謀所謂藏諸用也聰作謀入耳即知其善
惡而能審處之也謀時寒若見之精而守之固四德
之利貞四時之秋冬也

靈

見而無不知莫知其所來

覺

良知良能不可掩蔽萬善百行觸處洞然

節

天理自然之制度事物各一不可多寡一事一物之
中又各有異體定位定序亦各有制度不可多寡

密

精義入神不容毫髮

幾

心之初動事之始生各有善惡深見之則能護其善
之生長絕其惡之萌芽故能成天下之務

復

人心已縱而復收道心已失而復還

禮樂

禮只是制度樂只是和順禮只是序樂只是和故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

文章

文者百禮衆善經曲相錯成體成象可觀猶陰陽晝
夜四時草木之相文以成天道也章猶節也一體成
而冬以成一年也孟子不成章不達是也文者章之

備章者文中之各一節文樂之翕如純如繹如章所
謂皦如也

物

實也天地間萬物萬事皆道之實體也理之所有而
不可無者也易開物成務詩有物有則皆實體也不
誠無物不得其則則無其實而非物也言有物得其
實理也周禮三物五物文物名物皆事之實禮制之
當然而不容已者也

軌

車之轍迹天下古今之同不可大小多寡禮義之當

然聖人之所裁制行而為天下之度者也

範

以無過不及之事體示天下萬世以為出過流溢之防放勳所謂匡之是也

則

無過不及恰好之定體一事一物各一為天下準易書詩左氏中多可觀

體

一事一物各有常形定體當然無闕可觀可法者也禮以體政禮行則政事皆得其本體之固然也

名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以實其名而不虛之也有其名而不盡其道則所謂不誠無物觚不觚斚斚哉是也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詩所謂大無信也即此意○正名生於防僭亂亦欲使之知之而自盡其理也

位

天上地下君尊臣卑日晝月夜男外女內鳶天魚淵與君在阼夫人在房酒在室醴醎在戶之類皆是也

天地萬物之在其位者各盡其事不僭不濫人能不出其位則亦能盡其事如孔子之為秉田委吏是也

分

性之所賦不寡不多謂之性分職之當為不敢不盡謂之職分理之當得不可過多謂之命分凡一事一物生稟素定宜有合得而不可有無多寡者皆是惟天運不齊有合得而不得則當受之安之若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亦命分之所固有而不可違者也

公

是非善惡喜怒哀惡天下之同

私

是非善惡喜怒哀惡一人之獨

理

天道人心事物之體

欲

形嗜氣好一人之貪

義

道理當然以死守之

利

一己之便害物不顧

善

合理無病利物宜人

惡

逆天怒人醜類毒害

淑

溫柔豈弟如春如玉

慝

姦非邪惡為患為災

良

純粹易直

治

事物皆正各得其所

亂

僭差踰越莫知紀極○洪範又與僭相反又即治僭即亂也過分侵奪謂之僭以雅以南以箴不僭所謂無相奪倫也書曰旁招俊乂乂有治才也區區事物各得其理也

順

事物各隨其時循其理本末源流一如之而不以一

毫已私間之也從字即順字義言曰從順理而不多
不寡也從作又理順則各得其所也漆沮既從順其
道也

逆

弗人心違物理悖天地疑鬼神

是

正路誠實

非

殊途反背

得

合理

失

迷行

已

形氣之私與物殊隔心之知覺獨在於此

意

心之所欲先天而動

必

意之所向務如欲人

固

執已不舍留滯不化

我

異已於彼不合為一

克已

形氣之私人之陷溺智明勇決惟理之從與戰勝同
已私最難舍故也

自欺

是非善惡本心甚明欲心乘之自瞞自昧一人而常
為兩人也

人

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而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
中一位也故與仁同音而孟子曰仁者人也所謂滿
腔子皆惻隱之心者也

三才

才者能也天地人各有之孟子所謂良能是也覆幬
運行萬物資始天之良能持載含育萬物資生地之
良能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善惡惡人之
良能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即天地之才也

三極

極者理之至即太極之體三才各一也一太極而分

為三雖三而實合為一也

萬物

物實也

字義後序

先師舊學於維則韓氏翼甫韓氏學於味門之輔氏
蓋問學淵源厥有自來嘗語云疇昔予聆韓先生夜
旦莊誦朱子四書如奏九成簫韶令人不知肉朱又
云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六經四書中如斗極
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非深於知道者未易
為斯言又嘗述字義一卷以授學者比之程正思陳

安卿為詳畧適中而立義措辭尤精或者目為百
十三顆驪珠風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奚
特十二乘顧當置之掌中毋但買櫝云昔泰定乙丑
八月戊寅門人合沙余載謹識

予始得先生遺稿有字義一帙首尾壞爛不
可辨識擇其可錄者自道字始位字止耳餘
字及先生自序余載後序悉缺焉將就梓會
予屬阮生濠索韓古遺遺稿於其家得塵本
示予則先生字義也予喜亟翻而錄之嗟乎
文字顯晦完缺固有數存而先生之字義寔

乃發天地之精蘊抽人文之玄秘蓋不獨譚
言長語無所關係之作而已鬼神物造能不
默為呵護而俾其終顯且完也邪不然其不
為唐盧殷文千餘篇隨沒即亡失者幾希矣
閔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九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渾天儀論

統論天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西南北相距皆
然天形如彈負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繞北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
三十六度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天道
左旋日月五星右轉左旋者西行是也天運莫測即
也日月五星則遠天而東行天之左旋也一晝一夜

而一周又差過一度日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而行一
度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為周天故曰日行運
周天一月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
度之七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日強
朋行速天天形北高而南下赤道分南極之中黃道
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黃道半在赤道內自奎婁
室壁是也日行黃道月五星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
之日黃道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半弱者
四十分為一度得二百夏至之日黃道去北極最近
者六十七度半弱春秋分日在黃赤道之交分天

之中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黃道去北極最遠之所
天形入地最深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三刻故晝刻
四十夜刻六十黃道去北極最近之所天形最高日
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夜刻四十此
自然之數也據今冬至前十五日日出辰初二刻
自然之數也入申正三刻若進而極於冬至之日則
出辰三刻入申正二刻若進而極於夏至之日則
正二刻入戌初二刻若進而極於夏至之日則
正一刻入戌初三刻若進而極於夏至之日則
日之行有至有不至故指其定者言之耳至若分
黃道與赤道交於軫軫之交也出卯入酉故日亦出
卯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於南矣日之出
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

元有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者正謂是也此所謂邪酉者即人之所見地之正東西也若夫天之東南西北則不然天之東即東陸蒼龍之星是也天之西即西陸白虎之星是也天之南即南陸朱雀之星是也天之北即北陸玄武之星是也之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陰曆其外曰陽曆黃道與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冬至在是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六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

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休伏謂之晦其循黃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於東井亦猶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日同測景者以月有出入陰陽曆之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正謂是矣至若五星之行其出入也陰陽曆大略與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固未易以具載考之史誌足矣雖然斯季也有象可覩有數可推固不可以虛誕說然亦不可以驟然曉其進道必有漸傳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世之君子不歆知天則已如歆知

之當自此始

天度

天本無度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遠近之相祛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

天度廣狹

天度自漢以來名公巨儒皆以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四方上下徑各三十六萬里

夏至南河陽城測景千里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至今儒者信之用之未有或為之思者予嘗暇日管窺深疑其不然一日讀唐書見開元中太史一行梁令瓚南宮說等布置南北土圭始見天地廣狹之大體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一度之廣四百餘里四方上下之徑各五萬餘里與予區區之妄適相會合以此知天道之幽遠而欲見之者惟用其心無不得也聊與同志道之延祐交州去洛水九千里其弦當五千里其元測景其地已出表南三寸安在其為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万

五千里乎其可謂不詳矣

天地卯酉不同

日月會於析木星紀元枵於時為冬會於訾娵降婁
大梁於時為春會於實沈鶉首鶉火於時為夏會於
鶉尾壽星大火於時為秋自壽星至析木配東方蒼
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亦謂之東陸自星紀
至訾娵配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亦
謂之北陸自降婁至實沈配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
昂畢觜參是也亦謂之西陸自鶉首至鶉尾配南方
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是也亦謂之南陸此四

者天之東西南北也天之卯即東陸之中星次也天
之酉即西陸之中星次也天之卯酉與地之卯酉不
同地之卯酉一定而易天之卯酉運轉而無窮地
之卯酉左東而右西天之卯酉初出於地之東次經
人上復入於地之西其出也先東陸次北陸次西陸
次南陸循環而無端其入地亦然七政遠天而東行
此地之故先經其北陸次經西陸次經南陸次經東
陸也

九道

天之有黃道其初本無是也因日之行而疆名之也

夫日之行其謂之黃道者何也黃者色之中也日道居中而月五星循其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而月謂之青朱白黑各二兼黃道而言之謂之九道也月之行也大槩以四序離為八節立春春分月行青道故傳曰青道二出黃道東謂之東者指東陸而名之也立夏夏至月行朱道故傳曰朱道二出黃道南謂之南者指南陸而名之也不謂之赤道而謂之朱道者蓋以赤道分天地之中故南陸謂之朱道所以避之也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月行黑道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其最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

之八度南斗月道之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之二度是也六度而又有謂陽曆陰曆者蓋月行黃道之內為陰行黃道之外為陽故也北為內南為外黃道去北極之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除去此數則得六十七度半弱也黃道去極最遠者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以冬至日在南斗言之也赤道去極九十一度半弱加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則得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也

天日行度

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

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
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
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
遇於初進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半
一十六分日之三十二七分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
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
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
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詳而
言之十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六刻總九十六刻
所餘者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總二百四
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
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
先初初刻十分次初一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
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正初刻六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
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總以計則一時之間八
刻二十分見矣故日出於東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
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未暝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

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絕望壁二度而旦星巳中焉日雖巳入必待歷奎九度而昏星方中焉其占四時之中星皆當準此

日月行道

日之行道不愈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

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白道之裏半在白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七政運行

爰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歲序更易有象可占有數可推由是曆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也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乎下者也一有一無不相為侔然而二者實相檢押以成歲功蓋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逮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

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

以十二年世俗以年為歲者蓋本於此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

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

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

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

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

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

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

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

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
 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
 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
 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周而一周當是之時鎮
 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百次矣進在
 元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
 牛之初乎牽牛乃星紀之次也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
 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半彊謂四分
 百九十分也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
 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

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枵正月會訾二月會降婁三
 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
 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為晦晦而復蘇
 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
 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
 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
 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
 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
 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
 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

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星度廣狹

二十八宿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觿其次莫如輿鬼以赤道言之東井三十有四度南斗二十有五度輿鬼纒二度觜觿纒一度其多寡相去之甚遠何也蓋星本無度因日之

行一晝一夜所躔之濶狹疆名之曰度其所躔之日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有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是以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纒相及而其星適與相值是以其度不得不狹也

黃赤道星度

角	赤十二	亢	赤九	氏	赤十六	房	赤六
心	赤六	尾	赤十九	箕	赤十一	斗	赤二十五
牛	赤七	女	赤十一	虛	赤九	危	赤十六
室	赤十七	璧	赤九	奎	赤十六	婁	赤十二
	少	黃九	太	黃十七	半	黃十二	太

胃赤十五太黃十四昂赤十一畢赤十七少黃十六觜赤一

參赤十太黃六井赤三十四鬼赤二太黃十九柳赤十四少

星赤七太黃六張赤十七太黃十八翼赤十九少黃十九軫赤十七太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

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

傍出傍狹於中故黃道為之減蓋自然之數也

十二次不同

古今十二次之分何以不同曰黃道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亦異古今之次不同勢當然也

四時中星

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昏旦之星由日之出入而識其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躔隨之而變故正四時之中星必先於冬至之日日躔既定於冬至則推之四時可坐而致大抵冬至日躔與夏至日躔對衝春分之與秋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皆於四時之中而得其正矣

氣候

天有四時寒暑係焉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二氣為一月六氣為一時備四時之氣凡二十有四所謂五日為一候者如正月立春至雨水為一氣一氣之

內有三候曰東風解凍曰蟄蟲始振曰魚上冰是謂
 三候一候所司者五日積三候之日九十有五為一
 一氣得二十四氣之日九三百六十日是為一歲夫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又四分度之一今也二十
 四氣周而成歲則於天之度所餘者五日四分日之
 一故曆家提其大綱驗之以七十二候總之而為二
 十四氣候為一月六十候為十月又十二其五日
 四分日之一折而為分附於二十四氣之間而曆法
 於是正矣今統元曆氣策之餘二千一百
海惟五日折而附于二十四氣之中與
四刻之分于九十六刻之內其理一也

故又以易之六十四卦而分直一歲之日謂卦氣其
 法以卦有六爻故先除震兌坎離四卦總二十四爻
 以直二十四氣然後以六十卦總三百六十爻以直
 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周以驗周天之度則每卦所
 直者六日六六三十六卦之所直者三百六十
 度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折而為分四百二十以
 附之六十卦內凡一卦直六日之外又得七分焉蓋
 以一度分為八十分其五日總四百分其四分日之
 一得二十分故折而附諸六十四卦之間而有六日
 七分之說蓋曆家借易之數以驗一歲之日故也故

七十二候之直二十四氣與夫六十卦之直一歲之日故雖不同其揆一也

曆數分抄太少強弱

曆數之分抄有大有少有強有弱如以百抄為分則七十五抄為太一十五抄為少至於強弱則因時而命之如以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為日而月之行天與日相及常以二十九日半強所謂半強者四百九十九分以半日言之則當四百七十今於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所以謂之半強也如以周天析而四之則赤道去極之數是也赤道去極之數九十一度半

弱且以古曆九百四十分為度而推之則半弱得二百九十三分太抄十五合四半弱得一度二百三十五分以九百四十分為度其半度實四百七十今只得二百九十三分太而不及半度之數此其所以謂之半弱也太火者一定彊弱者隨時而命數

閏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度日行遲一晝一夜行一度月行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必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周天焉月行速積二十七日有奇而遂周天復行二

日半彊而與日會是為一月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一
 月一周天一歲之間月行與日會者九十有二次而
 復於歲一歲之氣常足於三百六十日五日為一候
二候為一氣
二十四氣為一歲一歲
之氣九三百六十日日之行天也絕及三百六十
 度尚未周天而一歲之氣已足則在天之度每歲所
 餘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日即度也古曆以九百四十
分為一日其四分日之一得
二百三十月之既周天也復行以及日常以二十九
 五分焉日半彊而與日會則於一日之氣二氣為一月
九三十日所不
 足者半日弱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所
謂半日弱者四百四十一分也推月之
 不足計日之有餘則一歲之實餘九十有一日弱由

是而閏法生焉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有九年而七
 閏備端由此數也月所不足者一月四百四十二分
積十有二月分得五千一百九十
二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餘為日得五日餘五百九
十二分日之有餘者日行在天之度所未周者五日
餘二百三十五分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一歲常
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故日十有一日弱積十九年
所餘者二百六日六分七分十三分演而伸之十有九
以此置七閏月則其數正相當也年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
 元一元之數九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或以四章
 為部二十部為紀三紀為元一元之數四千五百六
 十年亦不外是也雖然此特其大略耳其詳又在持
 籌而損益其分抄雖推之至于今日皆可也

右渾天儀論原本一十二篇嘗為人持去予
編錄時求不可得既乃徧訪先生里中久之
有學究出錄本以示乃為詮次校訂復於理
學類編內檢得天度等論四篇彙入嗚呼先
生學邃星曆歎微惟此雖其所論多參前聞
然一家之言有足開發後學者幸而具存讀
者可不加之意而求不惜於司天之學也哉
閔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

石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論

仁義道義

聖人之愛道常如保赤子苟可以養其耳目全其真
純遲留需待而可無傷含護隱匿而可不病者必操
而不縱寧閉而不開蓋必至於阽危而後用其扶顛
救死之劑必入於晦冥而後出其扶盲破暗之藥是
皆所謂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者也是故易
經四聖書積三王其為之者皆至聖且智豈不知其

末之必至然終不肯一手而遂為之者事理時勢必有積漸明於道者必與時偕行而不敢有所先後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人與時也至舜之命禹而益之以三言亦人與時也非堯不知危微精一之義至舜而後明也易地則皆然耳典謨以來未嘗言性至湯而後言之湯之言猶未昌也至夫子而後頗出之於易而猶未見於論語惟子貢嘗一言之子思再三言之至孟子而遂昌非好辯也人欲橫流天理幾滅而人類猶在不深言其得於天者之不可已無以扶持人極立心立命而開示萬世也仁義道義之說亦

然論語言仁五十有七未嘗言義而惟於易嘗一言之言道亦不一亦未嘗兼義亦惟於易嘗一言之至孟子開口便言仁義言道而必兼義義者欲之偶利之對也其相勝負如水火不深言而痛道之無以雷七雄之耳而日月時人之目也故言仁言道皆必兼義正猶暮夜之燈燭盛暑之清風皆以濟時救世而不自知其切也亦猶言利之在易在子思皆未之昌至孟子遂欲拔其本而塞其源皆因其所趨然也學者皆言夫子天地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霜烈日泰山岩岩也是固然矣然當七國橫流之日而無秋霜

烈日之威泰山岩岩之氣象其足為狂瀾之砥柱乎
孟子之辯義利亦猶夫子之作春秋皆對證之藥劑
應候之律呂也

政刑德禮

聖人示人為治之道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聖人之道
輔世立人之道也而貴乎盡不盡則為苟道非所以
立人之道不立而謂之治者未之有也兩間莫大於
人而君者人之主而任立人之責者也其所以立之
者政刑其粗德禮其精而德又精於禮也政者生之
安之而有不生其生不安其安而為非作亂於其中

則刑之所由起也刑者禁其為非而治其作亂所以
一之使之各生其生各安其安而猶未也何者政刑
者治人之身而不能治其心心者人之所以為人治
其人而不能治其所以為人身免於罪戾而惡之根
猶伏於心不足謂之一也是故先之以德以興起其
同得之天繼之以禮以裁成其有生已定之性脩身
齊家以為不息之本制禮敷教以同其風興起以動
其變之機裁成以盡其化之道如是則民之身得其
治而其心復無不治表裏流通形性合一得其為人
而復得其所以為人人道於是而始立而君之道亦

於是而後盡也政刑德禮請論之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也夏時殷輅其大體政刑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道之以德一語則又所謂淵淵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三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為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為之心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為天地心者也心不正則人無以為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以為天地故君人者其責為甚重其位為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以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為治者也何者正

民者正其心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防民之器亦宜有而能使之沛然革心奮然為善洗滌舊惡而皆為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能也是故德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於禮而為之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天下萬世其於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至也夫治天下之道不可以不盡盡之云者精粗本末無不備也貪高慕遠忽其粗而畧其末不可也喜近功樂智數事一切迂其大本而怠其精微尤不可也是故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皆

所以為政也舜禹六府三事箕子武王九疇八政政
無不舉而以厚生食貨為先刑未嘗廢而以赦過欽
恤為重而猶以為未足是故六府三事以正德為樞
九貢五服以祗德為要九疇八政以建極為宗建極
者正心脩身以為天下之標準明其明德以明民之
明德也德明則人心皆感動興起而禮者又所以一
其不一者是故秩宗典禮禮之一而司徒之教人倫
巡守之脩五禮禮之備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謂之周
禮而司徒宗伯之官居其百有二十禮教國典之常
而六官庶事庶物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之所

在也井田以厚其生庶職以利其用六鄉六卿九州
九牧以盡其心司寇以禁其非而一人垂拱於上探
精微端本領孝弟齊家以為天下先地官春官夙夜
同寅脩舉五典五禮三百三千以繫之天下韞玉抱
珠得其同然者無不動而秉彝有則得其當然者亦
無不覺所以二帝三王之民皆直道而行而堯之所
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易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
者二帝三王無不盡也本末兼得精粗備盡表裏融
通遠近齊壹建極保極君民合體太和之氣融液流
通所以天成地平鳥獸草木亦無不得其所夫子之

言蓋祖述憲章之全體為人君者所當深思其故者也雖然夫子之精意猶有所在讀者所當知也何者德其體也禮者全體之中粲然截然者也道之以德亦惟先盡其禮而以孝弟為先齊之以禮者亦惟推其同得之天秩事為之制物為之則以盡其財成輔相而已是故德禮雖二而實一惟德常為之先而禮之推行則其次耳不然德為虛器而禮者強民使之從也豈能有恥且格興起而齊一哉

秦漢以來此事盡廢井田不舉地官不設德禮之迂久矣而其所謂政者亦非古人之所謂政也治

具之存惟刑而已為人上者深鑒乎此則坐以待旦猶為晚矣

誼利道功

君子之於天下也盡吾心而已其他固未有所暇也心者性命之全體也求盡吾之全體則於吾之性分之外不但有所不求政亦不暇求耳夫有所植立必將有所異有所從事必將有所就而君子之心於其所植立從事者無所不盡其心於其所異所就則常有所不及也非不及也求盡吾所受之定分與其不可昧之本心於吾之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一一不欲

其有缺然而不滿焉是則吾心之所存吾力之所用
自孳孳焉而不能去於是然則其所冀望成就非固
不欲也心有所不及而力有所不遑也正義不謀科
明道不計功請以是論天下萬事其不可不為者皆
職分之當為皆性分之所受古今天下有明於理而
無私欲之累者其於是也蓋汲汲焉若有所不足惕
惕然若有所不安得其心則苟以自免不得其心則
無以自寧當是時也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不能易
其所守而况於區區者哉是心也不跡其來莫知其
故但見其昭昭明明自有不可昧不能已者雖欲舍

之而不能舍也是所謂性分也伯夷叔齊之事是矣
所謂盡性者也所謂如心者也父子兄弟君臣之誼
之道天性也人心也即所謂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者也伯夷叔齊之心純乎天理而無所欲
故伯夷叔齊惟求盡乎父子兄弟之倫以為不去亦
不得以如吾心也夏商之際武王周公盡其變伯夷
叔齊守其常盡其變心也守其常亦心也伐而不諫
不得以如吾心諫不得而不餓亦不得以如吾心也
心之所受有如天日鬼神在上人物在下欺之不可
掩之不得故拳拳然奉之心胷之間而其他皆有所

不及焉是故失國而不怨餓死而不怨仲尼稱之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蓋方得所求而不暇於怨也理之
是非相去一間心之存亡在於毫髮怨者計功謀利
之端也伯夷叔齊而怨則天下萬世之人必將恨於
失國而悔於殺身恨失國則唯在於得悔殺身則唯
在於生而道義之心為欲所掩矣仁人者無欲之人
也心為欲所掩其得為仁人哉董子曰仁人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心不為欲所掩也其
見理為甚真其有得於仁人之心為最盡秦漢以來
橫絕古今照耀萬世之言也而其所以不謀不計者

猶未及言何者仁者誼道之盡人心之全也仁者其
性而心者其宅盡性者但盡其心盡心不過盡其性
也求盡其性必無缺而後已求無缺則無缺而後安
有缺不安也志在於安憂在於不安則利自不及謀
而非固不謀功自不及計而非固不計也志在周則
自不及於楚欲在熊掌則自不及於魚心無二用在
此則不暇於彼矣夫是之謂全也仁者人心之全也
計功謀利害其全者也猶知功利之所在而顧惜誼
道不敢謀而不敢計焉亦不足以為全也為仁貴乎
勇事在誼道而猶見得之可喜生之可愛則必不勇

於誼道矣古之徇誼而棄利守道而忘功無所留難者皆一於誼道而不見得與生之為利故也然則江都王之問為會稽三大闕

天下有道如何

論曰理在天下未嘗一日氓也萬形皆有敝惟理無存亡時有顯微之不同耳王制大明群下秉命經文緯武之大政出於一人而達於四海當是時也君臣上下之分定天下之人習其所行無所駭異自夫世運日落一人之尊不足以服乎庶人之卑自一時觀之天理幾於絕矣然而無情者之機詐不能勝有情

者之公論雖或肆無所憚而閭閻之下有是非之心者紛然執之而有辭然則道不在諸侯大夫而其一綫之微未嘗不在天下也夫子言天下有道者三而卒之以庶人不議謂當時諸侯大夫不能止庶人之議也道不在諸侯大夫而是非之心在庶人則道之在天下何嘗一日氓哉天下有道如何天下之涉於形器者皆有存亡間斷惟道不然竭蚩尤夏浞之力而不能勝窮公輸墨子之巧而不能使之一息不在天下也道者性也性者人之所同得也世而無人則已苟人類猶未息也則道豈能離乎人而自廢於無

用之地哉利心勝智力生世變下詐偽起一治一亂
古今所不免也乘暮夜而行其私利微弱而奪之柄
肆為虎兕以行於天下自以為天理可滅而人力可
逞也豈知拔山扛鼎之夫弱於窮閭之匹婦而一夫
之手不能揜衆廢之口哉道喪於詐力而不喪於愚
夫愚婦之良心噫可畏哉東周天子之令不出於成
周而復乘之以五伯天下之勢如墮裂石於萬仞之
上不至於壑而不止始焉諸侯僭天子繼而大夫僭
諸侯卒而家臣盜大夫至於定哀而禮樂征伐之權
渙然莫知所歸道之喪也亦云甚矣雖然盜周室者

齊魯以下十二國而已盜諸侯者翟泉涿梁之大大
三桓六卿陳氏而已盜大夫者陽虎佛肸而已夫子
周游之所見聞或抱閔或荷篠或耦耕或狂歌無非
病時傷世之言當時問巷畝畝之間簞笠襍穢之民
思先王而嘯歌覩風景而興懷談於草莽之中而議
於江海之上者固不少也夫子謂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則其所聞固不止於晨門沮溺之徒矣道喪於
一時之君大夫而是非之心在閭閻謂之無道云者
蓋指列國之君大夫探天下之權據天下之勢者云
爾豈例之天下之人哉由是觀之道無止息性無存

亡詐力終有窮禮義之心常如故特文武成康之世道達天下而衰周之末則寄之間巷之人不無顯微之異耳古今天下姦夫小人不能盡絕而五常之理碑於人心者不可磨詐力之俗自春秋極於秦而惴惴焉常畏有心者之議雖坑之焚之以愚之而不可愚非不可愚也道不可亡性不可泯也晉之九四曰晉如鼫鼠貞厲蓋五君也四臣也其下三柔之議其後故曰鼫鼠鼠者盜而畏人者也愚嘗以為四之行雖可鄙而義理之心未嘗亡豈惟是非之心在衆庶而四之知畏即羞惡之端道之不亡益可見矣姦夫

小人不能自戒其良心而欲禁諸人也難矣明此而後可與論性明此而後可與議道

禮官勸學興禮

論曰英主有志斯文有古之意而無其制惜哉夫有其意必有其制意古而制不古安能追古人之治哉禮者經世之具學者所以明禮也尊其官衆其徒多其所而纖悉其法其純一無雜足以一視聽而陶民心而其崇重要切尤足以勵天下而使之勉勉以為善此古之人所以無不學而古之風所由美也後世英君悼孳校之不脩禮教之不行慨然而有復古之

言意亦美矣惜夫發而不繼倡而寡和學者明禮之
所既能大闡而多設禮官禮孝之宗主乃微其職而
卑其秩民之耳目猶惑於雜而天下之心未覩其意
於崇尚而無以加也薄其播而厚其歛得乎孝武元
朔五年之詔初意甚美而其效則淺者孝校無所而
漢之禮官不足為天下望也禮官勸孝興禮請詳其
說治世貴擇術既得其術則行之不可以不純職之
不可以不尊不純不一民弗化不尊不信不信
民弗從純其術可以一其民尊其官所以純其術桓
公之心一於霸不尊管仲不足以成霸孝公之心一

於強不尊商鞅不足以遂其強此吾道之所羞稱者
而猶若是也師九二握師之權必王三鋤命而後足
以使其下久矣民之向背視上之輕重也况經世之
具而以二千石之太常六百石之博士職之乎人倫
正則朝廷治朝廷治則天下化天下化則風俗淳運
柝長禮者四維之首國之命也古之人知禮之急也
故既制民常產即繼之以庠序之教孝弟之義塾於
家庠於黨序於遂孝於國天下無非孝也學而無非禮
也揚墨未作也孫吳申韓未起也佛老未入中國也
田耕井鑿之徒耳聞目見無非事父事君親親長長

貴貴之義而職是職者自冢宰后稷以下茂以加焉
何者不尊其官則天下不知上之人之重之也夫政
刑兵工有國者之急而禮教似迂也然而舜之命官
首百揆次后稷次司徒司徒猶未足也復有典三禮
教胄子之官周官冢宰即繼以司徒司徒即繼以宗
宗伯掌政掌禁掌土之職亦重矣而皆不以先焉夫
舜命九官而禮教之官三周官六卿而禮教之官二
三與二猶不足而且尊之重之古之人何若是其急
也急其急則天下莫不急緩其急則天下莫不緩也
漢承秦霸徒有過魯祠孔子足以存斯文於一線四

代之庠序禮樂皆高帝所不能行而文帝所以為高
論而未遑也高帝以猛士為急文帝以清淨為急所
急者或大國連城而所緩者僅得與卜祝並列叔孫
通固陋矣而太常者去卜祝無幾矣刑所以弼教臯
陶者契之助也漢之禮官不次之丞相太尉猶可也
亦不得與廷尉並尊使民何所觀望哉孝武禮壞樂
傾之閔勸學興禮之言而卒之以崇鄉黨之化其志
亦善矣惜其丞相弘者無能克廣上心為漢慮不遠
為斯文計不深太常之秩其在漢廷可謂寂寥無異
而不足為世重矣周官司徒宗伯屬各六十漢惟太

常朝儀祭祀之外其於君臣父子長幼男女之禮無與也公主顯蓄侍人天子以歌婢為后太常豈與聞哉勸者鼓舞天下而使之樂趨興者翕然而起也當時之鼓舞翕然者惟大將軍之尊重驃騎輕車材官之赫奕文成五利之寵榮足以示上意之隆耳區區太常博士豈足以鼓舞人心哉興禮得其術勸孝得其本柰之何禮官之位卑職微卒校無所而皆未之思也薄其播而厚其歛得乎雖然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禮者自上始也舜之治始於二女周官之化始於虎賁綴衣風化之本不立則風化之職徒設也然

則漢之勸學興禮當何術曰重其事分其官而內無長門之怨千門萬戶珠帳玉几之侈則其庶矣

鴻漸木漸猶水

以道詣道人物之所同也人物之所至皆道也然必以其道而後能至於道天下之物各有所成其究也各有所得成者成於道也得者得於道也然其成其得必以其道而後能至焉而况人乎不成於道不足以為業不得於道不足以為德然而不以其道未有能成於道不以其道未有能得於道也所成所得者其所至而所以者則其所從入之途必得其正而又

不可失序而欲速也物理皆然也而人有不然其可
哉鴻漸木漸猶水此楊子之言庶幾於道者也孟子
深造一章學者皆以道為主而不知所造所得之道
孟子未嘗言所謂以道者乃其所入之路所嚮之方
所以造而得之之由也學者之所造所得何莫非道
故不待言而但正其所入之路所嚮之方而勉勉循
循以至之故曰深造之以道蓋欲得其正途而又不
可以助長躡造積踐履累歲月而後至也不得其正
途則差以毫釐繆以千里無由而至於道也不循循
而進而有欲速躡等之心則是不固其根不成其幹

而欲其本末之畢備亦無由以至於道也道也者天
命之全體聖人之全德不得其門無以入不循其途
無以至不積其習無以有不得於講明之素特守之
熟無以達是以古之聖人孝者莫不以道而詣道所
詣者升其堂而入其室所以者由其路而陟其階也
由其路者辨其是非邪正明其所當然而定其所志
之的定其所至之岸也陟其階者積其力培其本而
遂生長成立者也故不得其正非詣道之道不循其
序亦非詣道之道也道猶路也豈東行而可以至秦
一蹴而可以千里哉或問進於楊子楊子以水滿而

後之漸告之是即孟子所謂不盈科不行不成章不達之義也又問鴻漸以猶水告之又問木漸而亦以猶水言之皆盈科而後進之義也鴻知時而有序而木積日月歲年而後成與水之漸無異也是即孟子集義養氣之孝勿忘勿助長之事每大孝八條之次序詩人所謂無田甫曰無思遠人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者也水如是而後得水之道鴻如是而後得鴻之道木如是而後得木之道孝者於聖人之道亦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而其論鴻之漸也復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此又上通水下通木而言

之其意尤為盡何者鴻之進以時以序固也而非洞庭彭蠡則不往其往來出入之路非鴈門則不由亦猶水之必就下而趨海而木之必生山林也不惟得其序而復得其正不得其序非道也不得其正尤非道也二者兼之而後得於進道之道而後可以進於道有所成而有所得也釋氏之去道遠者皆不得於二者故道無頓悟之理而釋氏有頓悟之宗道由君臣父子修身齊家而入而釋氏乃不由之二者皆不得而往徃自以為有道蓋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雖然道者道也得其正則皆可以得之不得其正自

不能以循循於序也釋氏之過蓋由於入門之非塗
轍之差苟得所入之門所由之塗轍又豈有不得其
序之患哉

又

人物同一道也惟安於序者得之天地間万物皆序
也人而不安於序則去道遠矣道之自然謂之序其
進退先後各有次第倫理不可有一毫之過不及也
此不惟人之所共由雖物亦共由之不惟義類之同
者共由之其位分之大小相絕者亦共由之是故道
無間於人物序無分於小大物之大小無不安於序

人者物之靈而最大者也乃獨不安於序亦獨何哉
揚雄答問進者以水之漸其義美矣而復於鴻漸木
漸之間皆以猶水答之漸者以序進水之進以序而
鴻與木皆以序鴻與木去水遠矣而亦不能遠乎序
蓋序者道體之本然也天地間無有能遠乎道者水
與鴻與木豈有異而人亦豈得而獨異哉大哉序之
義乎孟子所謂人路是也天地萬物一一由之惟人
之有欲者徃徃而不由之也天地萬物同一道道者
路也天地人物之所共由也或遠或近或萬里千里
或莽蒼雖章亥之步穆王之駿莫不積尺寸累日月

而後至未有在齊魯而一朝可以秦雍者也人生天
地位分四時皆天命之序也天亦何心哉道之形體
次第然也賤者無一朝而貴也貧者無一朝而富也
小者無一朝而大卑者無一朝而尊也一朝而貴而
富而大而尊是宋人之苗也大戊之桑穀也是符堅
之蕉蒲是冬而李梅實未啓蟄而龍蛇出未春分而
玄鳥至菊未黃華而鴻鴈來也天地之大也其寒暑
晝夜四時晦明升降七政之行也四時之生也無不
積漸而後至成章而後達故古之聖人賢亡其於進
退行藏富貴貧賤尊卑大小潛見躍飛之際一聽於

命一循於理一安於時不出位不踰分不失義不犯
禮在下不援上處約不求富在退不好進在上則如
舜禹后稷文武之有天下在下如太公伊尹伯夷孔
孟顏魯之進退莫不皆然者道之序則然而人不可
以徒勞也豈徒勞也哉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也
楊子雲儒者也蓋有見於此易六十四卦其義訓進
者三晉也升也漸也皆進也而漸之義則序進也蓋
本否卦將變而為泰一陰先進居四其下二陰以序
而進也有待而不驟安時而不急故名為漸而卦為
取女吉爻為鴻而大象為山木取女吉者如男三十

女二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之禮各得其序而後從人也不然則為踰牆之從
非序也鴻者羽族之知時而有兄弟之序者也故六
爻皆用之山木者以序而長無一夕而拱無一日而
百尺者也或問進於楊子以水答之得其所以答之
矣而於鴻也復以猶水言之於木也併以猶水言之
水溪澗也江河也淮漢也其於鴻與木小大位分固
不同矣而楊子一之者鴻與木皆盈科而後進之理
也蓋道體之當然天地之所不能違也鴻木之序將
與天地一也而况於水乎况於人乎楊子以猶水言

之特未及天地爾固非止於水也豈足以為異而有
位分不同之疑哉若楊子知進之序而於退之序猶
未明是未足為知之至也位不過黃門官不過執戟
三世而不遷可謂安於進之序矣仕漢而復仕莽得
無失於退之序乎莫非序也鴻秋南而春北也木與
水春夏進而秋冬退也皆序也楊子以鴻處木不得
其楠而不知退以取投閣之辱豈非所謂能言而未
能盡行者乎

重耳天賜

片言足以盡人之心予犯片言耳而重耳君臣之情

可見矣夫為人子者主於孝為人弟者主於敬為人
臣者主於忠而已何暇乎利害得失之計重耳晉獻
公諸子之雄趙衰狐偃晉之良也惜其於道未聞故
其所就甚卑不知有聖賢君子之道驪姬譖行父子
兄弟之不幸也申生稽首而卒過矣夷吾重耳之亡
大杖則走之義也箠輅籃縷沐雨櫛風由君子之道
則號泣于旻天而已履霜中野負罪引慝而已至誠
感神志壹動氣父子兄弟有烝人之美宗廟社稷將
蒙孝弟之福奚齊卓子之禍惠懷之亂固可潛消於
冥冥之中柰何幸宗國之不靖弟兄之不能立而以

為已利哉乞食於野人出奔之十二年魯僖公之十
六年夷吾之七年也獻公卒八年矣其間里克再弑
荀息不幸沙鹿之變荐飢之灾喪師暴骨於韓原惠
公辱於秦七八年間民命如草芥宗社如綴旒使重
耳而仁子餘子犯而忠也必將哀恫怨慕太息流涕
謂已之不德致然何至竊喜私幸計日而反國哉謂
野人之塊為天賜是幸父子兄弟之不幸安宗廟之
危而利民之蓄也其情可見矣離外之患而天不靖
晉國雖鄭叔詹之言亦重耳舅犯趙衰之宿也其不
仁矣大抵王霸殊途義利異趣猶馬牛之風胡越之

人王以義霸以利義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不為利則惟得失利害是計親戚父子兄弟猶途人耳此重耳子犯所以幸晉國之亂而後來之功烈如彼其卑也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為利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此重耳狐趙之詐也豈足以欺萬世之人

張耳陳餘

戰國之士下者阿時徇利如妾婦奴隸高者惟慷慨決死生荆軻聶政田光高漸離樊於期侯嬴之徒皆感激大義蹈厲奇節自以震耀一時光明萬世然而君子不之與也至如碎首秦庭濺血澠池猶不足以

登君子之堂况荆軻聶政輩哉張耳陳餘在秦漢之交聞戰國奇士風烈相與為刎頸交鉅鹿之下陳餘畏死首敗前盟而張耳因之蓋其平昔非道義相期忠信相與其不終也固宜然使陳餘能不顧生身犯虎口為張耳死張耳復不顧生亦犯虎口以報陳餘九泉相見無愧平生然而君子書之與齊豹同耳龍戰于野日月晦冥苟無舜禹仲尼之才則俟命山林畝畝耳彼耳餘者相與握手為幸亂之盟杯酒酣歌苟以貧富貴賤死生相計雖踐其言乃姦豪盜賊之尚氣忘身者耳况以富貴貧賤相期者不可必於利

害之際哉蓋戰國至漢初自孟子之外唯隱者為正其諸死節雖為奇偉不足云也

李牧

先

李牧累年處女以為一朝脫老之資趙之士美衣食飽牛酒思一奮而不得而敵以其怯積玩易而不知戒嚴其勝一也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戰士十有五萬簡選練習皆百金之良其勝二也又能謹烽火多間諜未戰之前匈奴雖入而趙邊無所失亡此與其他將帥志利忘害不圖完全棄二三而保六七者復不侔矣雖然以李牧之智而上不能全其國下不

能庇其驅人婢不可以為主趙王遷之母娼也其信讒人殺忠臣良將以忘其國者固其所也當其立為太子李牧固知其不可矣及其王也乃安事之而不以為意蓋人心不可以有所蔽有所蔽則必有所忘明者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苟有所蔽則禍在蕭牆事生旦暮而不之見李牧始見趙王遷之不可立其未有功時也及其北破群胡西摧強秦虎視天下無足蒂芥其胸次者故其視趙王之無國家之福與郭開之能為已禍者乃忽焉而忘之此其所以死也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未有不亡者也以李

牧之志氣一為功名所奪則不旋踵而忘其身而國亦隨之孟子教人養氣持志之學其可忽也哉

兩生叔孫通禮樂

道有定体雖卒世不售而不可貶性有定分雖沒世不偶而不可回此兩生所以為大臣而叔孫通之為小人也自計功謀利者言之坑焚以來學士之困久矣一日天下定而有共起朝儀之召四海有君朝廷既立堂陛之禮豈為不肅兩生誠不知時叔孫通其達變矣曰兩生無考而其言實足以嚴吾道之大閑其守則庶乎以道事君也叔孫通誠為適時而其害

道為不小蓋拔劍斫柱之習不可以不挽而衣裳俎豆之教不可以輕侮漢之朝儀不能已而禮樂之繩墨穀率不可緣漢而改毀禮樂言之後世若迂而繩墨穀率之所在志士仁人以死守之禮者所以序人倫位天地樂者禮之化成致中致和之極功也一物無序不可以言禮一物不和不可以言樂王通於道未深也而其言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此禮樂之繩墨穀率也禮樂之家必如閔雎麟趾禮樂之人必無愧於屋漏不如閔雎麟趾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職禮

樂者有愧於屋漏則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惟寅者自強不息與天同健直哉惟清者循理無私與時偕行故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則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豈漢高帝叔孫通之所能與哉禮樂隨時損益儀文度數小過不及之間周冕殷輅質文三統是也未聞削楹為杙以石代玉而謂之損益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風氣而其本起於勗業之君齊桓公唐太宗內行不謹雖極力為仁義而不能久蓋衣履俎以周公之服舉禮樂於倡優之家豈惟勞苦不堪而其氣習容止

自相戾而不合後祖之性可制其跳梁叫嘯不能使之終日百拜揖遜於俎豆之間叔孫通之禮所謂止其叫嘯兩生之云所謂終日百拜揖遜於俎豆之間者也高帝山東之酒徒也一時相從刀筆之傑販夫屠子剽盜山澤望屋而食之徒也天下已定以金錢相壽奴婢相遺為禮以楚歌楚舞巴渝擊筑為樂竹皮冠之於章甫左纛之於殷輅猛士歌之於周南召南雅頌其相去幾何蕭何未央宮其制度出於秦功臣所封之國邑惟其欲而猶不止也呂后呂類非閔睢之窈窕盈及如意非麟趾之振振也君臣堂陛之

問得無醉酒誼諱足矣三百三千無所施也賈生言
禮樂於文帝之朝趙綰王臧舉禮樂於武帝之世王
吉陳王制於宣帝之時皆以取厭貽怒招尤速累蓋
其風氣習俗已定於漢初一揖之從容片時之端委
有不能勝者故高帝曰度吾所能行文帝曰卑之無
甚高論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蓋皆自知自揆之言
雖不可與行王道而猶知有向上一層事而以已為
不能及也叔孫通處高帝呂后韓彭絳灌之間規矩
繩墨四顧無所措而獨以未央長樂禁器止醉之禮
比之五帝三王之損益非賴兩生數語則禮樂之說

自是而益卑矣禮樂之人動以規矩叔孫通何人也
兩生少貶而從之則斯文遂喪而無以開來世矣兩
生者雖飯蔬飲水以死而不可以道徇人背繩墨而
追屈曲也大拓叔孫通所制者朝儀非制禮也而有
制禮之名一也以漢初氣習加以叔孫通之素行二
也此兩生之去也太史公尚奸雄故兩生之姓名不
著若以積德為禮樂之本知高帝不可與言禮樂而
遜辭於死傷之未起是其明也因叔孫生歷事十主
以其來召為汚已是其正也不隨三十人以取富貴
是其介也雖未必如陋巷之顏而已巍然王佐之風

采也蓋禮樂之本起於枉席帷房而積德起於集義大臣當如伊尹周公然二子不肯枉尺直尋輕爵祿而重進退是可與言王道矣可與言王道而後謂之大臣否則功如管仲猶為器之小也或曰漢祚四百年叔孫通無寸功乎曰盜無統紀不能為盜漢之朝儀其能已乎蕭何張蒼優為之叔孫通適逢其會耳四百年高帝長者文帝休息之力也叔孫何與焉曰禮樂其終不可興乎曰道有定體不可貶也黃綺應曜召平皆不肯從高帝豈惟兩生叔孫何人也碌碌然而從其後兒戲於綿蕪之間分金於儀成之後兩

生何以為兩生乎周公沒百世無善治禮樂在天地間固無恙也與其斷而小之以俯就一時孰若寄之山林枯槁之士以俟萬世哉

性善

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為三才才者能也所謂良能是也是故天地人非徒形也而各有性焉性者所以為良能也覆幬運行天之良能也持載生育地之良能也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惡人之良能也是皆情也而出於性焉天之性剛健悠久地之性柔順安貞人之性仁義禮智非有是

性孰為是情苟卿楊雄不知一原之孝故以性為惡
為善惡混豈徒不詳不精其自卑自小亦甚矣人與
天地並立為三天地皆有良能而人獨無良能乎孟
子道性善七篇之書大抵皆發明此二字而其所謂
四端者傾囊倒橐發露無餘舉天下後世異端邪說
無所容其辨也齊王不忍般棘性善也滕文公行喪
禮而弔者大悅性善也墨者夷之聞泚頽之言而憮
然性善也曰仁人心也曰仁者人也性善也曰堯舜
與人同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性善也人皆有所不為
人皆有所不忍性善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性善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性善也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性善也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性善也告子上凡二十章大抵皆言性善
至其所謂四端者凡一再言之又詳言之蓋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合天下萬世聖愚賢不肖君子小
人盜賊異類皆有之至如楊墨佛老私立門戶牢設
樊墻如金城鐵壁之不可破者其天命之本然徃徃
時出間發而不自知譬如強瓠使沒東沒而西出強
越人為胡語而終不能忘其故也非有是性孰為是
情善論性者常於風氣不能移利欲不能滅異端不

能熄者觀之齊太史敦居功利之世當戰爭糜爛之餘女其王后而以其合之不正也絕之終身是心也孰從而來哉萬石君奮三晉之人也生於坑焚之日長於陳涉劉項之間耳不聞絲竹目不睹詩書而禮法彬彬家如鯉庭是心也孰從而生哉晉靈公使盜刺趙盾及入看室見其朝服假寐乃觸槐而死唐太子承乾使盜二人刺于志寧一人入志寧家見其在苦塊中油然而不忍也陽球使盜殺蔡邕知邕之無辜也以告而脫之劉裕使盜刺司馬楚之見其謙恭下士不惟不發而反為之用焉惻隱羞惡之心盜賊

姦人亦有之謂性不善得乎金日磾在漢庭端重謙謹過霍光遠甚匈奴人也姜庶子為唐名臣日南人也張保臯鄭年棄私徇公似李郭起朔方時新羅人也且鞮侯單于二子相讓似宋襄公日夷呼韓邪單于兩闕氏大者能徇國家之急小者能明嫡庶之分皆漢家所無也吐蕃使者祿東贊至唐太宗喜其才欲以貴戚女妻之而以國中有婦父母所聘為辭突厥頡利可汗兵敗左右皆散投身無所而思摩者以死相從靈武二孝李華贊之言其生長氍毹之俗而有魯參之行宋以大漠黃沙空山白雲狀其孝思之

苦讀之使人流涕也春秋隱桓二君皆及戎盟于唐而獨桓書至先儒以為此仲尼浮海居夷之意謂桓負弑君之罪中國不能誅而戎狄或能討也書至者危之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少連大連東夷之人也公劉大王繆公由余慕容恪慕容垂符登吐谷渾葉延皆沮渠羅仇河洛濟岱之間所希有也曰仁與義天下一家謂性不善得乎豺狼父子逢蟻君臣孫拱奉不事非其主秦吉了死不肯入蠻也武昌孝猿名聞南北良知良能無間於物謂性不善得乎貪夫小人姦雄大盜亂臣賊子其為惡也

必乘陰其欲發也必畏義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之平生窮嗜欲及將死則悔之利害在已弑父與君亦為之利害不在已取人一介亦知其為貪利害在已殺人如麻有不卹利害不在已一蟻有不踐焉欲心膠固嘗糞舐痔靡所不為一旦以簞食豆羹蹴而與之雖死有不屑也雖有桀紂盜跖之行卒然發其私斥其過則弱者必慙而強者必爭故善論性者常於利欲不能滅者觀之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十一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十一

